

多年来，扶贫小额贷款在助力贫困人口发展产业“拔穷根”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笔钱很大一部分转交到了企业，成了“户贷企用”，很多地区屡屡出现“贷得出、收不回”问题。即使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发文纠正，也未能有效阻止扶贫领域的爆雷。

记者调研发现，与“户贷企用”性质极其相似的其他“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也暴露出诸多风险。受访专家和基层干部表示，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关键时刻，各地亟须用好、管好扶贫资金，把扶贫资金风险降至最低，让贫困户真正受益。



1 企业“龙头”变“债头”，政府无奈“补窟窿”

扶贫小额贷款用着用着没影了，红也不分了，本金更是还不上……今年4月，北方某县1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将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内蒙古扶贫龙头开发企业——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蒙羊肉业有限公司告上法庭。一位贫困户生气地说：“太不像话了，这哪是扶贫，简直是坑贫！”

对于这家龙头企业，该县扶贫办主任也很不满意。他介绍，2017年，县里16户贫困户，每户将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交由蒙羊肉业公司运营，协议期4年，每年按照8%向贫困户分红并负责还本。“2019年，分过2次红后，蒙羊肉业公司经营状况就出问题！”多次追缴无望后，县里一方面让贫困户终止了协议，另一方面筹措资金归还了银行全部贷款，并联手贫困户将企业告上法庭。但这家企业至今没偿还80万元本金，目前法院计划强制执行。

还有内部人士透露，蒙羊肉业公司在获得80万元扶贫小额贷款后，转头又借给一个名叫“曹磊”的人使用，贫困户和扶贫小额贷款稀里糊涂地成了一些人融资的工具。



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办“全日制”学校

因为中考成绩不理想，小华被一所普通高中录取。然而，开学几个月来，他并没有到学校上学，而是去了一家校外培训机构，在那里上课、住宿。

国家多次发文规范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培训机构近年来开发了新业务——“全日制”初高中教学。这些机构租赁公寓楼或职业院校场地，以“公立校名师任教”“军事化管理”为招生噱头，收取高额学费。

学生空挂学籍，有的公立校名师任教……

公寓楼暗藏“微型学校”：高额学费、“名师”任教

山西省太原市东山上的一栋6层公寓楼内，有50多名高中生在此学习。教室、食堂、宿舍全部在一栋楼内，学生们每天穿梭在不同的楼层之间，无故不能外出。他们一天的课程从早上6点50分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周末可以休息一天。

这间“微型学校”是一家名为“常量教育”的校外培训机构创办的。其负责人杨常量介绍，他们本是做初三、高三百日冲刺起家的，近两三年开始专注全日制教学，包括高中各年级以及初三三年级等。

近年来，此类机构在太原市逐渐兴起，且有迅速增多趋势。这些机构有的租赁职业院校场地，但大多是租赁公寓楼、写字楼，环境嘈杂、人员复杂。

一家名为“诸园·新起航”的培训机构位于太原市闹市区的一栋写字楼内，旁边就是汽车美容店铺。其宣传材料写道：专业从事高中教育的全日制封闭式培训学校，占地3万平方米，拥有一批高素质、高学历、高水平的管理及教师团队，开设高中普高文化课程及各类艺考课程，为学生量身定制成长方案。

机构招生负责人张主任告诉记者，这里有近百名全日制高中学生。他们与考研究生、艺考生等吃住学在同一栋楼内。

这类“微型学校”收费均不便宜。“常量教育”高中一年学费56800元，如果3年连报是15万元。类似机构收费也多为1年4万多元，加上食宿杂费等，一年近6万元。

这些机构大都声称有公立校在职名师任教，甚至将其作为宣传噱头。记者发现，如

“户贷企用”频频爆雷 贫困户“救命钱”成了“唐僧肉”？

2 扶贫款进了企业篮子，资产收益扶贫模式需警惕风险

记者了解到，国家有关部门此前就已意识到扶贫小额贷款“户贷企用”风险问题，2017年、2019年多次发文，强调“扶贫小额信贷要坚持户借、户用、户还”，一些省市区开始逐步清理存量贷款。2020年3月，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又下发通知，要求坚决纠正“户贷企用”问题，各地加紧“清零”。尽管总体工作向好，但各地仍接连出现“户贷企用”本金追不回问题，在拷问烂账如何收尾的同时，也为其他资产收益扶贫模式敲响了警钟。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南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田孟说，近几年，各地政府大力开展产业扶贫，但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始终处于政府行为与市场逻辑的巨大张力间，面对市场风险，地方政府倾向于把产业扶贫资金交由龙头企业经营，这种模式短期内可以给贫困户分红，但长远来看值得商榷，特别是受产业扶贫项目选择单一、同质化竞争、企业经营不善甚至钻空子等因素影响，多地出现扶贫资金投入产出不高甚至大量亏损的困局，教训非常深刻。

西部某农业银行支行行长分析，“户贷企用”相当于企业不出本钱，全靠借钱投资。一旦企业出现经营问题甚至破产，贫困户很可能连“股本”都收不回来，更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进而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即使贷款如期偿还、分红一分不少，可双方合同到期，股金退回，贫困户就少了一块收入，脱贫效果打折扣。”同时，换个角度看，“户贷企用”也是有的地区懒政的表现，“绣花”式扶贫被简单化为定期分红。

这种类似的的风险问题，目前也存在于其他多种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中。位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一位扶贫办主任介绍，目前，贫困户产业扶贫资金入股企业按年获得分红，地区扶贫协作资金、专项扶贫资金入股企业按年获得收益等资产收益方式，在各地普遍存在，少则每户几千元至数万元，多则单笔投入上千万元。“这些资产

3 时刻绷紧监管弦，一分一厘都要花到刀刃处

帮助企业将扶贫小额贷款转为商业贷款，挺过难关；对于发展无望的扶贫企业，建议政府在企业破产清算中及时介入，确保有效解决贫困户的本金问题。

其次，强化扶贫资金后续管理，通过严格规范担保抵押来“拴牢”风险。内蒙古小额信贷协会秘书长岳晓波说，“户贷企用”的教训，深刻地提醒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绝不能“一投了之”，必须严格规范扶贫企业的抵押担保工作，防患于未然。她介绍，目前内蒙古等国家扶贫资产管理试点地区，通过农户们委托村集体与企业签署抵押合同，寻找第三方担保公司进行担保，与企业法人签署个人房产抵押协议等方式进行风险控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值得其他地区学习。

再次，强化扶贫企业的动态监管，



把扶贫资金置于“安全放心”之处。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连大律师建议，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一方面要找准“合伙人”和“经理人”，从源头控制风险，另一方面要注重形成物化资产，警惕高风险运营模式。同时加强动态监测和管理，及时掌握扶贫企业经营状况，严控意外风险发生。此外，应鼓励资产收益实施主体购买商业保险，增强履约偿付能力。

最后，尽快转变强政府、弱市场的产业扶贫现实错位。田孟建议，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过程中，亟须认真思考扶贫资金的投入管理模式，政府应向引导者和协调者转型，充分尊重产业扶贫的市场逻辑，避免简单粗暴地把产业扶贫“行政外包”给企业，从根本上规避扶贫资金的使用风险。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毕业的大学生，一点教学经验也没有。一次，一位老师拿着卷子讲着讲着就卡住了，说“没备课，这个题先过”。

生活在这里，学生没有多彩的校园生活，完全成了“应试机器”。这些机构只开设高考科目，从高一一开始就给学生分了文理科。“我们从高一就冲刺高考，以考纲来研究教学，高考不考的我们不讲。”杨常量介绍，“一年半就能学完三年内内容，高二下学期开始进行复习，到高考前要复习八到九轮”。

不仅如此，学生食宿、活动等均在安全隐患。记者在“诸园·新起航”教育培训机构看到，为解决学生吃饭问题，写字楼西侧用彩钢板搭建了两层简易房，地下一层是食堂，可容纳200多人就餐。简易房和大楼连接处堆积着大量建筑垃圾。

尽管这些机构都开设体育课，但记者发现，有的机构运动场地就是租借的写字楼前的广场，不仅没有任何体育设施，广场上人来人往，存在安全隐患。

非法办学无资质，手把手招“空挂学籍”

校外培训机构可以开展全日制教学吗？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提出，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时间不得与当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晚上8点半。坚决禁止应试、超标、超前培训及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

太原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义务教育阶段，教育部有明确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违法招收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开展全日制培训，替代实施义务教育。在高中阶段，尽管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但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全日制教学的相关操作，却与《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中的规定相违背。

不仅如此，有的开设全日制培训的机构甚至连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许可证都没有，属于非法办学。记者从太原市教育局了解到，“常量教育”没有办学许可证。

培训机构招收全日制学生，必然需要空挂学籍。这些学生平时在机构上学，但之后的高中会考、高考，还要回学籍所在的学校报名参加。教育部三令五申，严禁空挂学籍、人籍分离、违规借读等行为，这些学生是如何实现空挂学籍的呢？

机构自有办法。”一位业内人士说。“差一点的公立学校比较好挂，最开始先请假，然后找人打点。”杨常量说。

另一位机构工作人员则表示，要想空挂学籍，需要花钱找关系打点学校领导和老师。“诸园·新起航”培训机构招生负责人张主任说，如果在中考前就和他们取得联系，可以帮忙将学籍挂靠在职业高中。

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董新良说，培训机构的功能定位、教育资质以及师资配置、场地设施等，明显不同于全日制中